

入夏前一次黃岡行

對故鄉進步及晚輩醫術親情的總體驗

文◎ 梁中英

大陸全面改革開放四十年，我黃岡劉家掙脫黑五類樊籠，重振家聲也近四十年了。外子劉俊三特重親情，六〇年代初，曾要我通過香港娘家，與兄長介三取得聯繫，從香港寄出信函、照片、現款、衣物等返黃岡。豈料文革一起，這些郵件包裹全成了海外關係的罪證。紅衛兵在百福寺發動的鬥爭大會中，經常響起「打倒劉介三！」的吼叫。我們和家鄉的聯絡就此中斷了十幾年。

八〇年代初，浩劫已結束數載，大陸鐵幕撤除，俊三赴日本旅遊，從東京試寄一信給介三大哥，內中還夾一張百元美金，不想大哥居然收到。從此又託香港友人不時匯款回黃岡，給予經濟支持。

我們的大哥性格剛毅，屢因海外關係遭受牽累，甚至入獄四年，也停止不了他對醫術的鑽研。老家劉家大灣建成水庫，大哥在馬曹廟取得補償土地，他立刻建起兩層樓房，將他創立的「問心堂」老招牌再度高高掛起。由於他醫術高明，患者蜂擁而至，最後累得他自己中風倒下。

一九九〇年三月底，俊三帶著我初次返抵黃岡馬曹廟，介三哥祇能悲喜交加的垂淚拍掌歡迎而無法言語。一群侄兒姪女雖已成家，但多是農村戶口，不能往都市發展。面對他們的無助，我們當叔孀的毅然負起為他們解決問題、開創未來的重責大任。

我們按他們的需要，先後在武昌市、黃岡市、馬曹廟購買住宅及舖

面，大侄及五侄願意留在馬曹廟，繼續以「問心堂」名號設門診及賣藥，我們給他倆店面當個體戶。二侄女夫婦本是農村醫生，四侄是合格的藥劑師，他們三人合伙出黃岡市開起「問心堂診所」。大侄女夫婦當時還是咸寧國營機械廠的職工，後來工廠關門，下崗不再就業，定居在武昌市武珞路的梅苑小區，讓劉家所有因讀書、業務來到武昌的家人有個落脚点。當然，俊三和我經常從台灣回來探親，經香港轉機到武漢，第一站就



中英二婆獎勵當年已讀初中的孫兒子嘉



作者返鄉與大嫂及姪兒們團聚合照（前排右一大嫂汪姐、左一梁中英，後排由右至左：大姪劉群岫、大姪女婉平、四姪春明、二姪女燧平、五姪建秋）

是梅苑小區，大侄女夫婦是最週到貼心的接待晚輩。

俊三過世後，四侄離開二侄女夫婦，在黃岡市開發區另覓店面開設「問心堂春和診所」，因店面二樓的住宅明亮寬敞，後來「遺愛湖公園」又建在鄰近，我返黃岡市，必住四侄

家。

二〇一五年我參加過含芳侄孫女的婚禮，已有兩年多未返黃岡，原因之一是近年電訊發達，手機近在手邊，隨時可和晚輩聊天，真有天涯若比鄰的感覺；原因之二是大侄女夫婦上北京照顧待產媳婦，後來又留下撫育孫女，我無他們接待，至感不便。

二〇一八年春，好不容易盼到大侄女來電說：「二媽，我們回武漢了，孫女也將留在梅苑小區由我們照看。」我立即安排入夏前返鄉一行，對我這個廣東人而言，湖北夏天極熱，冬天又極冷，祇有春秋二季較為舒適。四月中旬，我又一次坐上廣州南站開往武漢的高鐵，享受那無比方便的探親之旅。

在梅苑小區先住六天，快三十年的老房子，大侄女還能保持得那麼完整乾淨，當年我親手選購的床鋪被褥，甚至牆上的掛鐘，都燦然若新。我們用過的東西，大侄女必刻意保

存，以表示她對叔孀的敬意和孝心。我在廳房之間徘徊，彷彿仍聽得到俊三和大嫂汪姐的殷殷笑語。

我最愛吃湖北的蓮藕和板栗，大侄女天天用大骨頭給我煲藕湯，我盛出藕塊當飯吃。本不是產板栗的季節，大侄女想法弄來一袋袋炒栗子，她不停的剝，我就不停的吃。這兩種食物澱粉太多，滯了胃。第七天，要做動車去黃岡了，我說了一句：「還沒吃到豆皮包糯米飯呢！」大侄女蹬蹬下樓，立刻端來一碗，我竟全部吃完。

動車駛離武漢高鐵站，半小時後抵達黃岡西站，向來充當我專用司機的二外甥去外地了，大外甥開車來接。他對我說：「舅媽兩年未回來，我們黃岡進步更多了，我兜您去看看開發新區的大道和高樓大廈，不比任何大都會差呢！」

就在我嘖嘖讚美聲中，車子來到了四侄的「問心堂春和診所」，診所裡坐滿候診的病患，生意之好一如既往。門前兩株金桂樹長得更高了，現在不是桂花時令，聞不到那撲鼻的清香，但滿樹掛滿紅花，我原以為是綁上去的假花，靠近一看，竟是色香

俱佳的攀緣玫瑰。四侄媳出身園藝世家，是有名的「綠手指」，經她調理的花樹，果然匠心獨運，與眾不同。

上得樓來，四侄媳已盛好一大碗帶湯的豬肚蓮子在恭迎我，豬肚煨得軟爛甘香，我欲罷不能，竟又全部吞下。入夜氣溫突降，我祇穿單衣，又賴著追電視劇，添衣時間稍遲，等我起身去換穿毛衣的時候，一切都太晚了，牙關打顫，全身發抖，惡寒之後隨即高燒。四侄的診所正在樓下，有的是最好的退燒藥和消化藥，服下退燒藥，立刻發一身汗，人也似乎清爽了些，可以起床走動，但一兩小時之後，又來一陣惡寒，然後高燒如故，而且混身乏力，難受得很。

已在黃岡市中心醫院當上住院醫師的侄外孫童子嘉聞訊帶著聽筒和血壓計趕來，診斷後開出藥方，請四侄立即用藥，為我施打吊針。大家忙碌了三天，才把我這一場腸胃積滯、外帶風寒感冒的大病治癒。

第四天，侄孫洋兒開車接我去馬曹廟，記得以前由黃岡市到馬曹廟，要在田野中轉好多彎，議好價的包車師傅往往不停抱怨：「那麼遠還到不

了！」如今出了黃岡市區，便接上鄂黃高速（這是從鄂州經長江鄂黃大橋通往黃岡多處鄉鎮的新高速公路），這高速在馬曹廟設入口處（出口處正興建中），全程所需不過廿幾分鐘。有了高速公路和鐵路，自然人通、貨通、財通，一切都興旺發達了。

大姪已半退休，僅在家應診，讓出店面給他兒子洋兒開飯館。夫妻二人合作，一當大廚，一當跑堂，孫媳婦菊香性好清潔，小飯館收拾得特別乾淨。洋兒廚藝了得，一桌菜餚招待



童子嘉與程斯曼兩位醫師志同道合伉儷情深

我們，幾乎全部光盤。這次探親，在武昌、在黃岡，我都被請去大飯店吃過飯，祇見客人離座了，菜餚還剩不少，祇好打包。洋兒的小飯館每天穩賺幾百塊人民幣，他自己不好學，沒讀成書，現在却有意願也有能力好好栽培他的兒子劉茂林。喊我老婆的小茂林已是唸高中的帥小伙，有志投考醫學院，當「問心堂」的第四代傳人。

大哥當年興建的樓房是馬曹廟街口的第一座，後來左鄰右舍都做照大哥的樣式建起二層樓，驟然一看，連成一排，似乎出於一個建商之手。如今因為路面加高許多，一樓變成地下室，成排房屋已被棄置。剛巧馬曹廟高速公路通向另一出口的轉彎處正在這排房屋的右前方，將來這兒正是馬曹廟舊街的起點，預料一定會被房地產開發商相中。若有拆遷機會，大姪和五姪將獲利不少，已在黃岡、武漢安居的另三位已決定不參與平分，這是他們手足情深的表現，俊三有知，當同感快慰。

說到這次返鄉意外染病，得到晚輩們悉心醫治，我要為童子嘉醫師濃

墨重彩的添上一筆。當年我們初返武漢，童子嘉祇有三歲，在珞珈山賓館的客房裡，他看見滿滿一屋子的大人，有點不知所措的大哭起來，俊三並不嚴厲喝止，反而柔聲對他說：「這麼好哭啊！跟你媽媽出走廊，哭夠了才進來吧！」就這麼一次，往後他跟在我們身邊，再沒哭鬧，祇有歡笑，還會挨近俊三高唱「世上祇有二爹好！」來討歡心。他上幼稚園了，知道我們快要離開黃岡去武漢，他已被母親安排留在家裡，由奶奶照顧繼續上學。我發現他蹲在房間角落生悶氣，問起原由，他忸怩回答：「我不想跟你們去玩啊！」其實我們也捨不得丟下他這小開心菓，於是他又能興高采烈的加入大隊了。不想幾天之後，他悄悄對我說：「二婆，我玩得是真高興，可是幾天不上學，又怕我的巴掌落了唉！」巴掌落了是他用可愛的黃岡童音表達當不成班長的意思，原來稚童也會感到左右為難的糾結。

童子嘉的求學之路一帆風順，大學習醫以繼承外祖父及父母的專業，實習期間結識佳侶程斯曼醫生，兩人

同返黃岡結婚，雙雙進入黃岡市（三甲）中心醫院就業，童在心臟內科，即將由住院醫師升任主任醫師；程在小兒內科，年內將任主管住院醫師。童子嘉習醫，為劉家表弟光銘、光銳樹立了好榜樣，現在光銘已結業在實習，光銳正攻讀中醫，看來劉介三醫師的第三代真是人才濟濟呢！

此次探親，得初見四個幼童；二姪女的外孫李悅童、大侄女的孫女陳

反省與感謝

人類的眼睛就像從窗內向外看的單向窗，鏡頭所向，從天文到地理，大千世界的芸芸眾生，都攝取殆盡，就是遺漏了一個「我」。自己日常的行為自己無法明察秋毫，所以我們似乎需要一個嚮導，引導我們行路的方向。那麼這個嚮導是誰呢？他在哪裡？

我以為有兩個：其中一個常以溫柔委婉的語氣忠告我們、提醒我們，他的名字叫朋友；另一個則以疾言厲色譏諷我們、打擊我們，他

若林、四姪的外孫彭翰然、二姪女的孫女童樂妍。他們和劉茂林一樣，都喊我太婆。生當國強家富的好年代，個個都漂亮、健康、聰明、活潑，前程一片錦綉！

經過半月體驗，黃岡進步神速，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又有晚輩的醫術親情保障我的平安，往後春秋兩季，我大可以回來住上兩三個月，不必長留廣東了。

的名字叫敵人！

沒有別人的指責，就沒有警惕，更沒有進步。批評使我們不得不步步為營，做事不敢輕易逾矩，以防不慎落入萬丈深淵，我們倘能擁有這樣一位益友，是我們的福氣，為什麼不感激呢？

已故大文豪川端康成，一生信奉兩個字，就是「感謝」，我們若時常使用這兩個字，相信敵人終將消聲匿跡，或是改頭換面，以朋友的姿態出現了。

——選自 藍蔭鼎《鼎廬小語》